



第十七辑

上海市嘉定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嘉定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陈大齐先生专辑

《海盐文史资料》第13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海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四月

《嘉定文史》编辑委员会名单

顾 问
童清仁 孙 镇

编 审
张德昌 何根法

执行编辑
钱乃之 陈一凡

编委
(姓氏笔划为序)

毛炯炯 吕炳兴 沈云娟 张昌革 陆慰萱
陈叔达 陈炳生 赵 杰 施心超 葛秋栋

校 对
金 明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嘉定时，与被接见人员合影。





▲ 廖有全遺象

方秦千年古銀杏 ▶

▼ 顧吉生遺象



目 录

伟人踪迹

胡耀邦同志视察嘉定 许 锋(5)

峥嵘岁月

不能忘却的思念

——纪念鲁迅诞辰 120 周年 陆象贤(8)

陆象贤在“孤岛” 陶继明(14)

潘守之和 8·13 上海战区难民移殖

协会 吴师曾(24)

澳门精英

活跃于澳岛的学者周礼杲 施心超(28)

剿匪记略

全歼季如彪武装股匪纪实 袁佳宫(39)

民国往事

- 民初县治印象 钱绳正(58)
民国时期嘉定金融业琐忆 印 克(60)

农村史话

嘉定第一个农业高级合作社

- 裕农社 朱 剑 朱永茂(66)
一个“竞吹”场面 陈炳生(68)

教苑留芳

- 嘉定第一所科学技术学校 鲁 叟(73)
嘉定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记略 吴师曾(77)
热心乡学的武锡寿 沈育来(79)
多才多艺的王秉仲 王元通(82)
小词一阙表深情
——追忆高龄学长王元通 季 颖(84)

文体漫记

- 解放初期嘉定文化工作记略 陈 泓(87)
解放前嘉定篮球“五虎将” 陈兴顺(98)
南翔群众体育的肇始 跛足斋主(100)

全国五届残运会“五金”得主

——韩云 施心超(102)

宗教长廊

嘉定道教的往事 洪大通(104)

古树遗物

嘉定的古树名木 蔡秋芝(108)

走近古银杏 陈一凡(111)

孔庙前石狮考 高维明(116)

从老家略知“王栈”及其他 钱昆良(118)

西部摄影

新疆行 陈之平(120)

人物侧记

国企忠魂廖有全 叶国标(133)

顾吉生生平事迹 殷家纶(151)

先父周承忠传略 周其渊(159)

忆先父周兆熊 周文侠(161)

为中国航运事业奋斗终身的秦铮如 周其确(164)

铁路高级工程师王传爵	闻 师(167)
蚕桑专家姚楠	董恭炎(170)
园艺专家徐友青	闻司捷(174)
怀念亲人金之杰	徐植璧 金大勤(177)
勇于革新的陈其华	陈达哉 等(181)

补 白

来信摘登	(57)
------------	------

胡耀邦同志视察嘉定

许 锋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嘉定视察工作。那天，天气晴朗，县四套班子的领导成员早早来到嘉定别墅，准备向胡耀邦同志汇报工作。我当时在县政府外事办工作。外事办主要负责对外宣传以及接待外国和港澳地区的来访者，同时也兼管内宾的接待工作，因此有幸参加了这次耀邦同志来嘉定视察的接待。我事先通知县公安局做好嘉定沿线及到别墅周围的安全保卫工作。上午9时许，车队徐徐驶进别墅大门，耀邦同志和陪同前来的领导走出车厢，在县委书记王忠明、县长李宝林等引导下，健步来到接待大厅。随总书记一起来的还有上海电视台和新华社记者等一行人。我们原本准备到楼上会议室就座的，但耀邦同志走进底楼大厅后就在门口东边沙发上落坐，说：“这里很好，我是专程来看望你们的，就在这里谈谈吧！”态度和蔼可亲，顿时把大家的紧张心情给松弛了下来。忠明同志把在座的人员向总书记一一作了介绍以后，随即汇报了嘉定的地理位置、建县年号、面积、人口等概况。耀邦同志不时插话，询问嘉定工农业生产、财政收支、农民收益分配等情况，忠明同志逐一作了回答，最后还介绍了嘉定的名胜古迹。总书记边听边点头称好，说：“全国2000多个县如果都能象你们县那样就好！”汇报结束以后，忠明同志邀请总书记题字留念，他欣然同意。我们早已把原先

安放在楼上的笔墨纸砚搬到了楼下，当耀邦同志走到写字台旁时，我铺好宣纸，磨好墨，把笔递给总书记，总书记手握毛笔，问：“写什么呢？”忠明说：“写‘嘉定科学卫星城’吧。”耀邦同志说：“好！”就提笔从左到右面写起来了，当写到“嘉定科学”时，不小心，有一点墨汁溅到了宣纸的中上方，我们想换一张重写好呢，还是继续写下去，这念头正在心中打转的时候，他却诙谐地说：“很好嘛，嘉定就像这颗小小的卫星。”随后继续写完“卫星城”共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末了，还用签名体题上了“胡耀邦”三字。当回到接待大厅，忠明等请他再稍坐片刻时，他说，“不了，我还要走几个地方哩！”就在接待大厅的门口，他又和所有被接见的人员合影留念，当摄影记者按动了两次快门后，总书记就和在场同志一一握手告别，连午饭也没顾得上吃，就驱车离开了嘉定，前后共约两个小时。

真的，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太忙了。他曾说过要在任期内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城。就在来嘉定的前一天，他还坐上了直升飞机从上海市区赶往崇明上空，察看了我国第三大岛的地形地貌，也算到过了崇明县。

1999年4月15日是耀邦同志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就在1999年4月25日，北京发生了一起自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围攻中南海的政治事件。今年7月是耀邦同志84岁诞辰。在这些日子里，全国正在深入揭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异说。据有关资料报道，胡耀邦同志对特异功能问题有过如下两次批示。

1979年11月8日胡耀邦给中宣部领导的批示：这类事情（指特异功能）科学工作者（指相信特异功能的某些科学家）要

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请你们务必把关。

1982年4月10日胡耀邦给胡乔木、王任重、方毅、邓力群的批示:这个问题(指特异功能)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做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纸刊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两条线(指“不介绍”和“不宣传”),请宣传部门把关。

从上面的两次批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耀邦同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预计到我们对伪科学一味退让所引发的后果了。胡耀邦同志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人才。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更加崇敬他。

不能忘却的思念

——纪念鲁迅诞辰 120 周年

陆象贤

学习鲁迅著作

我在中学时期，已是国难当头。上学的要求，主要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1930 年，投考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机械科，就是盼望在毕业后到工厂做一名艺徒。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日战役，我家逃难去朱家角，辗转到上海时，中华职业学校早已上课，我因缺制图课二个月，要留级，我不愿。遂转学到王培孙当校长的南洋中学。这所学校注重文化课，我用功读书还是为了应付求业考试，希望在社会上有个立足之地。

1934 年起，我在《新闻报》、《申报》的副刊上经常发表一些短文章，一个月有几元稿费，就在老西门一带的旧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廉价柜（专卖残本旧书）去淘书。我的藏书中，有白文十三经（没有圈点的）、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有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的诗集，周作人的小品文集，鲁迅、茅盾的小说，有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的残本等等。青年的求知欲旺盛，博览强记，对应该在那些书上

用功夫,自己是不清楚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有6000多人(其中有工人、学生)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送葬,对鲁迅倾注深厚的感情,震动了我的心弦。当时,我已在南洋中学毕业,在南翔家中待业,萌发了学习鲁迅著作的念头。不久,我考取了上海邮政局乙等邮务员,总算解决了饭碗问题。

1937年“8·13”抗日战争爆发,邮政局的铁饭碗也靠不住了。1938年我参加了上海邮政局的护邮斗争,与上海邮政局的地下党员有了联系。当时,我的思想上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对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感到渺茫。恰好毛泽东在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论持久战》传到上海,出版单行本。我读后顿开茅塞,对抗战前途,有了希望,对抗战胜利,有了信心。另一个问题是在持久战中,我自己怎么办?身在邮局,不能上前线。在工作岗位上为抗战做些什么?1938年8月,上海邮局地下党组织在一部分邮局职工中开展预约《鲁迅全集》的活动。编印《鲁迅全集》的意义,为了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我立即响应,预约了一部《鲁迅全集》普及本。普及本,白报纸印,布脊红纸面,20册,600万字,定价12元,预约付款只收8元。我取到了这部辉煌巨著,在我的精神生活中间,就好比在沙漠上见到了水源;在天低云暗的孤岛上,发现了鲁迅留给我们同敌伪势力斗争的武器宝藏。在《论持久战》和《鲁迅全集》里,使我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懂得了爱什么,憎什么,在邮政局本职工作岗位上怎样发挥韧的战术来作持久战。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来到以后,我就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去。

学习鲁迅杂文

杂文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它和过去这一类文章的传统形式不同,一开始就受到鲁迅的重视。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周刊》、《猛进》等报刊上开辟阵地,不断倡导。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继起写作,蔚然成风。鲁迅的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不但给在斗争中的人们能够从中寻出有用处的东西,而且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出时代的面目来。到了30年代,鲁迅告诉我们: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以鲁迅主张把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

我学习《鲁迅全集》,就是从学习杂文开始,以杂文为向日伪势力斗争的武器。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汉奸,千方百计的破坏上海人民的爱国运动;一方面是通过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横加干涉;另一方面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恐怖手段,如投寄恐吓信、寄子弹、毒水果、兔耳朵,投掷手榴弹,暗杀,绑架等等,来吓唬和迫害爱国人士以及报馆。在这样情况下,人们想起鲁迅,从鲁迅思想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拿起鲁迅所倡导的短小精悍的杂文,象匕首和投枪那样,成为揭露和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锐利武器。鲁迅所提倡的韧的战术的教导,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战斗意志和胜利的信心。于是杂文的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30年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被称作“鲁迅风”的杂文流派。

我被称为“鲁迅风”杂文流派的一员，这是由于我从1938年9月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发表第一篇杂文《股票》后，继续在《导报·晨钟》、《申报·自由谈》、《大美报·浅草》等报刊上发表杂文，而这些报刊的主编柯灵、周木斋、巴人（王任叔）都是鲁迅风杂文的主要倡导者。

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那天，在《译报·大家谈》上登了一篇题目叫做《超越鲁迅》的纪念文章，文章说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定要超越鲁迅。要战斗的，不要讽刺；要明快的直接的，不要迂回曲折的；要深入而浅出的，不要隐约而晦涩。这就在文艺界引起了一场争论。1938年12月28日，《文汇报·世纪风》上登出了应服群等37人联合署名的文章《我们对“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文章的主要内容认为反日反汉奸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鲁迅杂文的幽默讽刺风格，不仅在过去，就是在现在，在将来，只要社会革命斗争继续存在，仍然有伟大价值。我是这篇文章的署名者之一，也是鲁迅风杂文的支持者之一。

为了提倡鲁迅杂文，1940后春，王任叔以“毁堂”的笔名，写了一篇题为《重振杂文》的文章，登在柯灵主编的《大美报·浅草》上呼吁作家继承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我为了支持重振杂文，在北社主编出版《杂文丛书》一套四种：周木斋的《消长集》、柯灵的《市楼独唱》、列车的《浪淘沙》、唐弢的《短长书》。北社的出版物包括《杂文丛书》在内，都经过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委员刘宁一设法送往延安和淮南根据地。《杂文丛书》在上海委托五洲书报社发行到一些马路角上的报摊出售。出乎意料的，这些书在两天内就卖光，需要再版。周木斋在《消长集》再版记中说：“乃是从这可知杂文并不象一般所说的没

有人看,它还是有人要看的。我想到鲁迅的话,‘路是走出来的’,我想引申一句:沙漠的路也还是要走出来的。”

我写鲁迅风杂文,为了抗日,是一名业余文艺工作者,我的本职工作在上海邮政局,在上海邮政局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工人运动,发动职工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没有想做一个作家。近年来各地出版的《现代文坛笔名录》、《中国现代作家史料》之类的书里,把我列为作家,这不是我的愿望。我学习鲁迅杂文,写鲁迅风杂文,是我自己对时代的感情的爱和憎的流露,对孤岛上的敌伪势力和社会弊病进行斗争的方式之一。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邮政局职工、工人阶级的成员应该做的事。

学习鲁迅精神

鲁迅精神,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们,他们从鲁迅的思想和精神里撷取一点一滴,引申到自己的工作里,加强了生存的信念和改革社会的勇气。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鲁迅总是同我们在一起,鲁迅是人,不是神,是从地面上长大起来的,思想既有根据,精神也有依附。他提倡木刻,因为木刻是战斗的艺术,便于普及;他提倡杂文,因为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他准备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因为法布尔探求昆虫本能的真相,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怕“牺牲”、“冒犯”,去追求真理。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学习鲁迅精神,就先要了解鲁迅,从社会的实际斗争中去体会鲁迅精神。